

家乡的那些红枣树

□ 乔达爱

成年后,红枣是我梦中的常客。绿绿的枝叶间挂着那红红的枣子,枝叶摇曳间,心旌也摇荡不已。我贪心大起,红枣太多了,常常手忙脚乱地摘不过来。那喜悦的心情,梦醒后还意犹未尽,令人心动不已。

据说红枣的寓意很好,周公解梦中也说梦到红枣是很好的征兆,这常常让我心情愉悦,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。

我家院子中间有一棵枣树,院墙外也有三五棵。

秋天,我喜欢爬上高高的枣树,看窑洞顶上烟囱里冒着的袅袅炊烟,看妈妈屋里屋外进进出出的忙碌。

摘一颗枣子放进嘴里嚼着,仰望着蔚蓝天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的白云,听着周围欢快的啾啾鸟鸣,清风吹拂过稚嫩的面颊,鼻间传来母亲做的饭菜香,心情也会飞扬起来,嘴里会不自觉地哼唱起歌来。

秋天枣子从青色到泛白,每天放学回家后,我都会飞跑进家门放下书包,然后飞跑出门迅速爬上枣树。

父母警告我们早晨起来不要空腹吃枣,因为上面有寒冷的露水,担心吃坏了肚子。但是早晨带露水的枣子太好吃了,脆脆的,比下午的口感好多了。爬每棵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

西边那棵树接近斜坡与道路,安全系数最高。树杈较低,三两下就爬上去了,而且树杈分枝也多,真正的枝繁叶茂。适合在树上做游戏玩耍,摘枣子也容易,是我最喜欢的一棵树。

中间的那棵树离道路最高,而且从地面上就分杈并列成两棵树的样子,它们的树干相对较细却树干笔直也很高,比爬其他树难度大点。这棵树从崖边斜着伸出去,与下面的道路形成三四十度的角度,枝少叶疏,枣子当然也不多,是我爬得最少的树。费力还得不到多大好处,我才不傻呢。说实话,爬这棵树不能那么随意,因为它地段危险,一

脚踏空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。

东边的那棵树又靠近路上,比西边的枣树树干稍高一些,也稍有倾斜,这棵树是结果冠军,经常是硕果累累。低处的枝头站在路上跳一跳就能够着,每年早早就被摘光了。树底下的路临近深沟,树上的枣子除非手摘才能吃到,棍子打和猛摇树枝,枣子大多会滚到深沟里。

每次狂风暴雨过后,地上会落下许多的青枣子。我们会捡回家,把青枣放在温暖的灶台上,盖上一个大碗。放上一晚上,第二天掀开大碗,那枣子又涨又软,有的甚至变成了红色,吃进嘴里酥软香甜。

村里的枣树多是生长在沟坎崖边,人们平时也不理会它们,到了秋天才关心树上枣子的成熟情况,多了多收,少了少收。

我发现枣树的生命力特别旺盛,从小就没有见过枯萎死亡的枣树。而且我还发现枣树的寿命很长,从记事起,他们就站立在那里,几十年过去了,还是默默无闻地屹立在那里。

枣子大丰收时,全家出动,拿上长长的杆子,准备好大筐,簸箕,大竹筐子。身体强壮的男人上树拿长木杆打树梢上的枣子。女人和孩子们在地上捡拾枣子,费了好大劲也得费好长时间才能拾完。

母亲捞出完整发硬的红枣,用干净的棉布擦干净,然后小心放到小缸或罐子里,淋上适量白酒,把盖子密封好,到了过年时才会打开,那酒枣香扑鼻,色泽透亮红艳,酥脆香甜。

剩下的再分拣,挑选出个大饱满的红枣铺在窑洞里面的地上阴干,这样处理的红枣暗红油亮核小,口感柔韧香甜,能卖出好价钱。

其余的就都晾晒在院子里,留着自家食用。这类枣子个小皱巴核大色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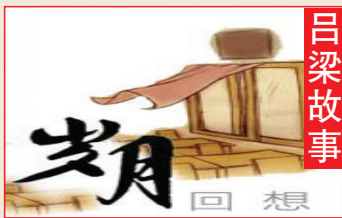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把这些枣子煮了去核与煮软的红豆一起捶压成泥,并拌入红糖调成



馅,包在油糕馒头里面,那味道太好了。到了冬天,这些枣子也是我们口中的香饽饽,而且还得计划着吃,否则有一段时间你就空着嘴巴咽唾沫吧!

人们搬新家时,会找来一些酸枣枝扎成圆形,把自己捏的面燕与红枣间隔扎穿在酸枣枝的针刺上,然后挂在高高的新门窗上,红的枣,白的面,满满当当,交相辉映,又好看又寓意好。面燕寓意着家庭温暖粮食充足,红枣寓意日子红红火火。面燕大枣扎满枝寓意子孙满堂、吃喝不愁,生活红火,吉星高照。

千百年来,红枣是人们所有重要节日的必备品,被人们当作象征幸福的吉祥物。



吕梁故事

儿时的游戏

□ 郭雪萍

作为70后的我们,小时候也没什么玩具,我们女孩子大多时候就是跳房子、抓杏核、翻花绳、扔沙包等。沙包有大有小,都是用家里做衣服剩下的布头缝制的,有格子的,花布的,动物图案的,摆放在一起还挺好看。

我喜欢素色的沙包,每次都是自己挑选好布料后让母亲做。做的时候,母亲会把选好的布料排开,按相同的尺寸裁成六块,其中的四块连着缝在一起,作为框架,剩余的两块布料,一块当作顶部,一块就当作底部了。快要封口的时候,母亲会把缝制在一起

的沙包皮从封口处掏出来,这样边边角角看起来会比较精致,少了些毛糙的感觉。之后在里面塞一些玉米粒,用针线把封口缝住就行了。

有时也会让母亲在沙包里面放一些小米,毕竟玉米粒粗大,虽然时间长了也会碎成小颗粒,可终究没有小米温柔,怎么玩都不觉得僵硬,特别得绵软。

那时在村里上小学,每到下午,会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,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就开始比赛踢沙包,什么前掏、后翻、单脚踢、双脚踢……总之各种花样,各种难度。

记得那会,我一口气能踢八九十个,常常玩得满头大汗。很多时候,上课铃都响了,却还是玩的意犹未尽,不想回教室。

丢沙包也是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,找两个人站在两边负责“砸”,中间若干人尽可能躲避迎面而来的沙包的袭击,倘若某个人被“砸”中了,那就该下场了。冬天还好点,毕竟衣服穿得厚一些,被沙包“砸”到了也还不算疼。夏天就不行了,躲避不好背上、腿上、肚子上可就被打中了。不过,按照游戏规则,在被规定“砸”住的次数内,若是技术高超又接住了沙包,那么两者是可以互相抵消

的,那样的话又可以多玩一会了,也管不了疼不疼了,对小孩子来说,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那时也喜欢跳皮筋,甩着马尾,一边跳一边唱:“一朵红花红又红,刘胡兰姐姐是英雄,毛主席题词八个大字,生的伟大死的光荣。”可惜两条腿不听使唤,一跳起来就得意忘形,出错了只好飞快地站到一边,然后心急火燎地等着上场的小伙伴也赶紧出问题,好让自己再玩一把。

也会跳房子,在操场上画好路线和数字格,找个小石块就可以玩了。抓杏核也很有趣,在正面涂红色,反面涂蓝色,玩得时候大家席地而坐,到最后,看谁拿到手里的杏核多,谁就是赢家。

儿时的游戏总是充满了乐趣,不论是丢沙包还是跳皮筋,既锻炼了身体,又增强了体质,每每回忆起来总是让人难以忘怀。

袁家庄记忆

□ 薛瑞华

我出生在离石区袁家庄,或许是命运的巧妙安排,或许是心灵的深深眷恋,这个村庄的点滴总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,它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,始终让我难以忘怀。

我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更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我的父亲在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,他是一位深爱女儿的好父亲,而他的善良与好脾气在袁家庄也是有口皆碑。儿时过年时,父亲总是用筛子筛出细细的上等黄土,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在瓶瓶罐罐里,放在院子里供奉财神爷,我记得有三个。我经常一蹦一跳地跑到它们跟前,那些快乐的时光仿佛还在眼前。

庙会,是过年后那些热闹的日子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场景。热闹的庙会上,有唱戏的、扭秧歌的,还有表演歌舞的,节目个个精彩,吃食洋洋新奇、诱人,我经常玩得不愿意回家。

袁家庄是我快乐的、难忘的,让我无法割舍的血脉相连之地。这么多年,它见证了我与妹妹的成长,见证了我们快乐的童年时光,我也见证了它的变迁。这几年村里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北川河公园景色优美,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这都得益于国家的政策。我衷心希望今后袁家庄能够抓住时代发展新机遇,绘就属于它的新的篇章。

感恩那些旧时光,感恩那些永恒的记忆。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:“袁家庄,风风雨雨莫等闲,别了人间瑞雪寻。花香蝶变新生命,命中注定我爱你……”

“袁家庄,袁家庄,春光正好;袁家庄,袁家庄,美如画卷;袁家庄,袁家庄,正逢其时。”